

张小娴 / 著

蝴蝶过期居留

你相信有永远的爱吗？
我相信的。
你拥有过吗？
还没有。
那你为什么相信？
相信的话，比较幸福。





{ Channel A 系列 02 }

蝴蝶过期居留

张小娴 /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1053

本书经清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过期居留/张小嫻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302-1301-8

I. ①蝴…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3152号

蝴蝶过期居留

HUDIE GUOQI JULIU

张小嫻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00千字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301-8

定价：2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我们渴望跟自己所爱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将来。然而，在重重叠叠的光阴里，并没有所谓“将来”。

英国物理学家巴布雅在他的近作《时间的终结》一书里说，时间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测量方式，并非真实存在。日出月落，季节迁移，人的衰老，是物质生长的必然过程，时间和空间一样，只是见证这一切。

巴布雅认为，天下万物，包括宇宙和人类，也无所谓过去与将来，只有现在。每一个“现在”都包含了从前与将来。

流逝的光阴，不过是人类的幻觉。

现在就是永远，这是科学家说的。

在相爱之前，也许我们曾经相遇。相聚的每一刻，就是将来。纵使有一天，我们分开了，天涯各处，我们仍然是在一起的。

这样相信的话，是不是比较幸福？

在流淌的岁月里，我们从未分开，而是重叠又重叠。唯一的真实，是肉体会败亡。时光可以轮回，人却不能。相爱的时候，就要珍惜每一个现在。你是不会重来的，我也无可能复活。

王小波

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九日

自序

在重重叠叠的时光里

我们一直以为，时间是自有永有的。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经历生老病死，岁月荣枯。然而，有科学家说，时间其实是弯弯曲曲的。

因为弯曲，所以会有许多时空交叠。

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某个时空交接，或擦肩而过，或相遇相爱，或是离别之后被思念折磨。我们所谓的过去与现在，也许是虚无的。

那么，所谓永远，不过是人类主观的愿望，而不是一个客观的实体。

永远，到底有多远？

我们追求永远的爱，却不知道什么是永远，那是多么的可笑？

我们老是觉得思念的时光是漫长的，而回忆都是美好的。假使时间弯曲，也就无所谓“逝者如斯”了。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47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1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19
第八章	139
第九章	157
第十章	173

第一章

Chapter 01



暗恋是一种自虐。

半夜里，范玫因被楼上的琴声吵醒了。今天晚上，她喝光了十三瓶在便利商店里买的婴儿香槟才终于能够睡着；现在，她真想把楼上那个女人干掉。

楼上住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范玫因曾经在电梯里碰见过这个蓄着一头长发的女人，当时，她怀里抱着一大沓琴谱，口里哼着调子，手指头在琴谱上愉快地打着拍子。可是，她的琴技真是糟透。她白天在弹，傍晚也在弹，如果琴音可以用来杀人，她的琴音绝对可以称霸武林，杀人于千里之外。

然而，今天晚上，髻发女人的琴音跟平日有点不同。她好像一夜之间进步了。从前是杀人的魔咒，今天却是温柔的

抚慰。她弹的是 Dan Fogelberg 的 *Longer*，琴声戛然停止了，范玫因拿起放在床边的长笛。从家里的窗子望出去，是一盏昏黄的街灯，就跟她八年前在邵重侠的房间里看出去的那盏街灯同样的寂寞。

她用长笛吹了一阕柴可夫斯基的《思念的旋律》。她吹得不好，她学长笛的日子太短了。当时忽然学起长笛来，也是为了邵重侠。那年夏天，她在同学会的聚餐会上遇到他。他就坐在她旁边。

“从前在大学里好像没有见过你。”邵重侠说。

范玫因微笑点头。邵重侠比她高班，而且是不同系的。他不是没见过她，只是他忘记了吧。范玫因曾经跟他的室友邱清智走在一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在邱清智的被窝里。那天晚上，邱清智告诉她，他的室友应该不会回来。当他们在床上做爱的时候，邵重侠忽然喝得醉醺醺地跑回来，邱清智尴尬地把她藏在被窝里。她在被窝的缝隙里偷偷看到了邵重侠。

邵重侠在邱清智的床边坐了下来，垂头丧气地说：

“可以聊天吗？”

“我很累！明天吧！”邱清智打了几个呵欠，假装要睡。

邵重侠只好站起来，回到自己的床上。

待到半夜里，邱清智竟然睡着了，范玫因怎么推也推不醒他，只好悄悄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她听到邵重侠在漆黑中呜咽。她蹑手蹑脚地想走出去，邵重侠忽然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声音沙哑地问：

“谁？”

“我！”她吓了一跳。

“你是谁？”

“我是刚才躲在被窝里的人。”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

“没关系。”她耸耸肩膀。

房间的窗子外面，可以看到一盏黄澄澄的街灯。范玫因看到了邵重侠半张脸，邵重侠却看不清楚她。

“我听到你在哭，是不是失恋？”她问。

“只是想起旧情人。”邵重侠说。

“你们分手多久了？”

“很久了。”

“为什么会分开？”

“她爱上了别人。”

“你仍然很爱她吗？”

“她是我的初恋。”

“她不爱你了，你多么爱她也是没用的。”

“你说得对。”悲伤的震颤，“谢谢你。”

“不用客气。”

“我们还可以聊下去吗？”

“改天好吗？我现在没有穿衣服，我快要冷死了！”范玫因身上只有一条床单。

“哦，对不起！”

“我走了！在我离开之前，不要开灯。”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不要告诉别人你看到我哭。”

“好的。你也不要告诉别人你在这里看见我。”

“我根本看不见你的样子。”

“好极了，那我使用不着把你的双眼挖出来！”

“你是不是看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

“再见！”范玫因卷着床单扬长而去。

“再见，女侠！”

后来，范玫因跟邱清智分开了。每一次，当她在校园里碰到邵重侠，都会想起那天晚上的事。她从来没有想到，许多年之后，机缘之鸟再一次降临在他们的肩膀上。她看到邵重侠手指上并没有戴着结婚戒指，她的心忽然笃定了。更幸运的，是邱清智并没有来。她也向邵重侠打听过了，毕业之后，他跟邱清智没有再联络。

那天晚上，范玫因和邵重侠交换了名片。回家之后，她等了很长的一段日子，邵重侠并没有打电话给她。他并没有爱上她吧？然而，思念却折磨着她。

一天下午，范玫因来到邵重侠的办公室楼下。她想假装偶遇他。可是，当她看到邵重侠从大厦里走出来，她却没有了勇气跑上前。她只敢默默地跟踪他。她跟踪了他好几天。他住在跑马地景光街，楼下有一间乐器行。她突然想到一个比偶遇他更好的方法。

她走进那间乐器行，负责人是个年轻女人。

“我想来学乐器。”范玫因说。

“你要学哪一种乐器？我们这里有钢琴、电子琴、小提琴、单簧管、长笛，还有古筝和琵琶。”

“长笛。”范玫因说。她喜欢笛子。

“你想上星期几的课？”

“每一天。”

“长笛的课只有星期三和星期五。”

“这两天都学。”

教长笛的老师放假，代课老师名叫翟成勋，年纪和她差不多。长笛班里，总共有四个学生。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一个更小，只有七岁。当她第一次走进课室时，三个小孩子恭敬地叫她老师。直到真正的老师走进来，他们才知道她是班上最老的学生。

她的苦心并没有白费，终于有一天傍晚，她在乐器行里看到邵重侠从外面回来。她匆匆背上背包走出去，在门口碰到了他。

“咦，是你？”范玫因露出一副惊讶的神情，问他，“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我住在楼上。”邵重侠说。

“真巧！我在这间乐器行学乐器。”

“你学什么乐器？”

“长笛。”

邵重侠瞄了瞄她，露出奇怪的表情。

“你一定觉得我现在才学乐器太老了，是吗？”

“年纪老一点才学乐器，说不定领悟力也会高一点。”邵重侠笑了笑。

“哦，谢谢你。”顿了顿，她问，“你知道这一带有什么好吃的吗？”

“你还没有吃饭吗？”

范玫因摇了摇头。

“有一家日本料理很不错，我来做东吧，反正我还没吃饭。”

吃寿司的时候，范玫因的心跳得很快。从中学开始，她的追求者从未间断，她也从来不需要暗恋别人。可是，她现在却不明不白地暗恋着这个男人。回家的路上，她想，爱情来的时候，也许是一种报应吧。今天晚上，她要早一点睡觉，

因为她答应了明天早上叫邵重侠起床。刚才吃饭的时候，他说明天大清早有个早餐会议，他怕自己起不了床，她立刻自告奋勇地说：

“我打电话叫你起床吧。”

“那怎么好意思？”

“没关系，我一向很早起床的。”

她哪里是个早起的人？今天晚上，她不敢睡。她抱着闹钟看影碟，一直待到天亮。她怕自己睡过了头，忘记了叫邵重侠起床。

早上七点半钟，她用愉悦的声音在电话里跟邵重侠说：

“起床了！”

邵重侠蒙蒙眈眈地说：“谢谢你！”

后来，范玫因知道了邵重侠每天都设法早起，于是，她说：“我每天起床的时候也叫你起床吧！”

就是这样，邵重侠每天早上听到的第一把声音是范玫因的声音。范玫因每天临睡前的愿望，是明天能够听到邵重侠的声音。她的每一个清晨，从此变得踏实了。这么幽微的心事，难道邵重侠看不出来吗？然而，他没有任何的行动。

范玫因仍然每星期两天到乐器行里学长笛，她差不多每天都会跟邵重侠通电话，他们偶尔会一起吃饭、聊天，甚至去看电影。也许，邵重侠并不是不知道她的心意，他只是没有爱上她。

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从电影院出来，邵重侠忽然说：“你是我的好兄弟！”

范玫因生气极了，整个晚上板起脸孔，邵重侠还以为她在闹什么情绪。

难道她在邵重侠心中真是如此不堪，连半点吸引力也没有吗？还是邵重侠故意这样婉转地拒绝她？

隔天，范玫因跑去把一头长发剪短了。邵重侠看见她的时候，吓了一跳。

“你为什么把头发剪短？”邵重侠问。

“这样才能跟你做兄弟！”她幽幽地说。

“你的短发很好看！”

邵重侠说她好看的时候，范玫因忽然又心软了。这个人真坏，每当她再也熬不住了，想放弃了，他又在她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她想，或许他终于会爱上她的。有那么一天，